

尤可欣

譯

Shinya Fujiwara

藤原新也 雙手合十無所求

人與人之間到底如何交往、叛離、和解、相愛的呢？

所有的承受、接納、和解過程，都必須找出自己和自己的心面對面的方法，

去找到一個安置「心的位置」。

真正的祈禱，是一無所求。

藤原新也

雙手合十一無所求

Shinya Fujiwara

尤可欣——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雙手合十・一無所求 / 藤原新也 著；尤可欣 譯。-- 初版。
- 新北市：自由之丘文創，遠足文化，2016.3
面： 公分。-(NeoReading ; 30)
譯自：なにも願わない手を合わせる

ISBN 978-986-92045-9-0 (平裝)

861.67 10500050.5

NeoReading 30

雙手合十・一無所求 なにも願わない手を合わせる

作 者／藤原新也

譯 者／尤可欣

責任編輯／劉憶韶

編輯協力／許芳菁

行銷企畫／翁紫鈞

副總編輯／劉憶韶

總 編 輯／席 芬

社 長／郭重興

發行人兼／曾大福

出版總監

出 版 者／自由之丘文創事業／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1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108-2 號 9 樓

email: freedomhill@bookrep.com.tw

電話 02 2218 1417 傳真 02 8667 1065

劃撥帳號：19504465 戶名：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封面設計／廖韡

印 製／卡樂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華洋法律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定 價／380 元

初版一刷／2016 年 3 月

ISBN 978-986-92045-9-0

Printed in Taiwan

著作權所有，侵犯必究／如有缺頁破損，煩請寄回更換

NANIMO NEGAWANAI TE WO AWASERU by © SHIYA FUJIWARA

Copyright © 2003 SHIYA FUJIWAR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TOKYO SHOSEKI Co., Ltd.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FreedomHill Creatives Publishing House, An Imprint of Walkers Cultural Enterprise Ltd.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YA FUJIWARA, JAPAN through AMANN CO., LTD., Taipei.

目錄

人生障礙賽	140	童眼	18	顏施
油菜花電車	128	古老的歌	4	
死蝶	100	雙手合十，一無所求	23	
色食是空	93			
犬影	82			
老時鐘	71			
歸於寧靜	64			
		30		

譯者後記	後記	春花考	養花	夢的技法	無音	刃	東京物語	垂乳根	看見富士山的人	眼神的聖杯	春貓	回歸於水
						211					161	
250			223		215							
252		227			218		204	197				149
											167	
										191		

藤原新也

雙手合十一無所求

Shinya Fujiwara

尤可欣——譯

目錄

人生障礙賽	油菜花電車	死蝶	色食是空	犬影	老時鐘	歸於寧靜	雙手合十，一無所求	古老的歌	童眼	顏施
	100			82		71			18	4
			93				64	23		
140	128									
								30		

譯者後記	後記	春花考	養花	夢的技法	無音	刃	東京物語	垂乳根	看見富士山的人	眼神的聖杯	春貓	回歸於水
						211					161	
250			223		215							149
252		227			218			204	197			
									167			
									191			

父親、母親去世，我都會進行一趟四國的聖境巡禮，目前為止去了兩次。

前往四國巡禮的動機，每個人各有不同，有人為了祈求疾病痊癒、有人為了替自己贖罪、還有人是希望某件重要的事可以實現，這些人大多以徒步的方式繞行八十八個寺廟聖境，而我自己呢，到目前為止已經活過了半個世紀，在無意之間或許犯下了不少錯誤，不得不去面對的惡果也不少，但這次，則是因為哥哥的去世，依照慣例進行追善供養才又去了一趟四國巡禮。

所謂的追善供養，是基於佛教的三世因果觀念而進行的一種祈願儀式。連結著過去、現在、未來人的生命，會依照所做過的善行或惡行影響三世因果，累積了許多善行的人就能享受善果，即使死後也可以在人間界、天界、極樂世界居住，而造惡業的人則墮入地

獄、餓鬼、畜牲三惡道，受盡各種愁苦。為了讓死後得到善報的靈魂繼續往美善的道路前進、而墮入惡道的亡靈可以擺脫苦惱轉往安樂之道，那些遺留在世的親人們會舉辦一些祭儀，就稱作追善供養。

根據室町時代《地藏菩薩十王經》記載的內容而衍生出來的教義中認為，人死後的遭遇幸或不幸，會依據遺族親人們供養祭祀的程度而定。

根據《十王經》的記述，死者的魂魄在去世第三年所進行的「三回忌」之前都無法決定安住的場所，於是就在六道（地獄、餓鬼、畜牲、修羅、人、天）之間輪迴，直到進行三回忌的儀式，阿彌陀佛才連同觀世音菩薩與大勢至菩薩一起前來迎接。

但仔細想想，這追善供養的教義，是以人死後魂魄仍然存在為前提的教導，而像我這樣曾經遭遇無數死亡的場面、認為人一旦死了之後一切都歸於空無的人，這些供養祭祀不過只是一種社會化的儀式行為而已。

那麼，如果只是一種社會儀式，為何我還要特別前往四國、做這繞行聖境的巡禮呢？其實，我自己認為這趟行程已經超越儀式的意義，也就是說，我對於供養祭祀的想法，有

不一樣的見解。

我個人認為，所謂「亡者的魂魄」其實是殘留在自己心中的、對於亡者的思念，憑著每個人自己的想像，亡者的姿態就在那些思念者的魂魄中繼續生存了下來。

然而，我們以為生存在人們心中的那些亡者，和活著的人一樣會遭遇各種不同的狀況。有時生者記得彼此曾經共同享有的美好人生，於是就感到亡者在心中找到了安住的樂土，相反的，如果生者心中殘存著許多無法挽回的後悔，那麼亡者在我們心裡一定會掀起許多波瀾吧。

況且對一般人來說，當自己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人的死去，可以坦然接受生命終點的到來、毫不留戀的保持平穩心境，實在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恐怕都會在心中的某個地方殘存著些許遺憾，偶而浮上心頭便感到憂煩愁苦，而這煩憂也將永遠地存在自己的心裡，這情形，我認為就是一般所謂的「死者無法成佛」的感受吧。

因此，對亡者進行供養祭祀，其實是在內在對亡者殘存的遺憾進行淨化，供養的不只是亡者的魂魄，同時也是自己的靈魂。

帶著這樣的想法，這次在哥哥去世後再度來到四國繞境巡禮，感受卻和以往非常不同，過程像是要跳過很高的跨欄，進行障礙賽跑似的。哥哥在五十九歲、還很年輕的歲數撒手人寰，生命還沒完全燃燒就這麼去世了，除了這之外，哥哥生命末期悲慘的樣貌，讓人在心裡留下無限的憂傷與悔恨，他患了食道癌，之後病灶又轉移到肺和骨骼，導致呼吸困難和激烈的疼痛，最後簡直像在地獄煎熬中悲慘地死去。

直到現在，我對哥哥臨終前那慘烈的狀況都還難以接受，他生前是個品德高尚、言行舉止完美得令我遠遠不及的人，為何這樣一個人，在生命的末期非要遭受地獄般的折磨不可呢？我這次的四國巡禮，就是希望在途中可以為這不合理的結果找到一個可以接受的答案，同時，也為自己那個見證了哥哥臨終前痛苦而波瀾起伏、無法平復的心，多多少少找回一些安寧平靜。

然而，雖說是四國巡禮之旅，我的方式還是有些不同，我自己的四國巡禮之旅，並不是依照八十八個寺廟聖境連結起來的固定路線去繞行，因為對於那種定型的旅行形式實在很不習慣，所以實際上，我只是環繞四國一周參觀風土民情，在半途中如果有遇到吸引我

的寺廟就前往參觀。

這次旅行和以往不同的趣味是，我在德島買了一部腳踏車，一路就騎著它旅行，心裡的想法是，當我這樣迎風前行，心裡的波瀾也許多多少少可以平靜一些，然而從德島出發南下、沿途造訪幾個寺廟以來，已經過了一個多星期，自己的心境卻一點變化都沒發生。

帶著這樣的心情，來到四國南邊的一個叫作日和佐的小鎮時已經是第八天了，會來拜訪日和佐是因為這個小鎮名稱的發音很吸引我，另外，它還以紅蠣龜產卵地聞名，我在心裡盤算搞不好可以親眼目睹紅蠣龜這難得一見的稀有動物。

那天，我從日和佐隔壁的一個稱為由岐的濱海小鎮開始騎腳踏車奔馳，遇上好長一段的山路，眼前盡是沒完沒了、大幅度迂迴的上坡，等我終於到達日和佐的時候，已經是天色昏暗的傍晚了。

總之得先找住宿的地方，我確認地圖，發現自己就位在第二十三號聖境的藥王寺附近。在四國旅行最便利的一點，就是即使你臨時決定行程來到任何一個地方，這地方也因為供香客巡禮繞境的寺廟眾多，總是讓你可以找到住處，而這些住處往往也配合巡禮之旅

的特性，即使在當日臨時到達，無論時間多晚、或是因迷路而闖入，總是有人將飯菜和房間幫你準備好。這天，我就決定在藥王寺的宿舍停留一晚，到房間將行李放下，稍微休息一會兒，心想前往寺廟參拜的事等到明天也可以吧。然而，當我往窗外看去，天色其實也沒那麼暗，而寺廟就位在旁邊，不如先前往參拜好了，於是離開了住宿的房間。

藥王寺供奉的是藥師如來佛，而藥師如來是專門治癒疾病、讓人獲得安寧的佛，通常佛像的左手提著一盅藥壺、右手的手勢比著「施無畏手印」或「與願手印」，藥王寺裡盛行的真言咒是：「唵！呼嚧，呼嚧，戰駄利，摩澄祇，莎訶！ om huru huru candali matangi svaha」，這是四國各廟宇聖境中最著名的一個咒語，而在香川縣弘法寺出生的父親幾乎每天都會唱誦這個咒，那語韻從小就在我耳邊響著，已經牢牢地刻印在心，咒語的意思好像是，「無論敵人有多強大終會被摧毀，象王般尊敬的藥師佛啊，請將我們身體及心中糾纏的病痛與悲苦解除吧。」雖然我是後來才得知咒語的意義，但回想起來，明治時代出生的父親開始在日常中唱誦這個咒語，是在他四十歲中期罹患肺炎、徘徊於死亡的界限時開始的，我想，當時他的命也許真的是被這個咒語給救了回來也不一定，然而現在父

親已經去世了，這件事也永遠無法得到證實。

對於在理性世界中生活的現代人來說，認為唱誦一些這類經文咒語就可以影響人身體與精神的說法，不過是單純的迷信罷了，而我也是抱持這種想法的其中一人，但是在哥哥喪禮的祭祀上，透過僧侶唱誦的一段經文，我才理解到唱誦咒語的意義，也才明白，雖然完全不懂得咒語的意義而相信重複唱誦的力量，說不定並不完全是迷信。

我們家信仰的是佛教日蓮宗，在祭祀那天，僧侶唱誦了日蓮宗開宗時、日蓮法師書信中節錄的一段文字，當作追善供養經文的一部分。

「當籠中鳥發出悲鳴，空中的鳥兒也會聚集起來，而空中的鳥兒聚集過來時，籠中鳥也好像獲得了自由。當口中所說的都奉行妙法，那麼內在的佛性也會被喚醒而顯化。」

這句經文的重點是說，藉著唱誦這些咒語，自身潛在的佛性也可能被引出，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可說是一種語言與身體之間產生關連的生理心理學。例如有些很單純的話，像是某人要向別人表達感激而說了句謝謝，這個字從口中說出，與留在心裡不說出口

的強度相比，又更多了一層，感覺像是心中的感激已經滿溢出來似的，語言就是這樣的一種東西。假設那句謝謝是一個咒語，那麼當口中說出這句謝謝時也同時啟動了感謝的心，也就是所謂的引發了內在的佛性，而這就是「當口中所說的都奉行妙法，那麼內在的佛性也會被喚醒而顯化」的意義。

我到了這裡才知道，藥王寺除了治癒病痛之外，也是厄年除煞有名的寺廟。大殿前鋪設了長長的石階，男性除厄的石階共四十二階、女性則有三十三階，在這個除厄斜坡的石階底下，埋了刻有藥師本願經經文的小石，一個字一階排列而上，參拜者一邊祈願消災除厄，然後每走一階就放一元硬幣香油錢。

當我走到寺廟前，剛好夕陽照映到石階上，許多一元硬幣像水滴一樣反射著光芒散落一地，恍惚中，那一點一點的微光看起來竟然像小小的佛像。

包含除厄的石階在內、登上總共約兩百多階的階梯，我來到大殿所在的寺院區，由於所在位置有一定的高度，從這裡可以一眼望盡晚霞中寧靜的日和佐鎮。

從高處眺望，日和佐這個地方是一個由海濱、港口、山、河川、城鎮以及耕地填滿的

小鎮，感覺就像一個庭園造景的盆栽。背倚著這座山腰建有藥王寺的海部山脈，市街中心有許多小巧的屋舍聚集，反映著南國居民們純樸的生活，而市街周圍被耕地包圍著、逐漸延伸擴散出去，中央則有一條日和佐川緩緩地穿流而過，這條河經過有良港之稱的日和佐漁港，注入黑潮流經的大海。在城鎮的遠方，隱隱可見海岸線曲折豐富的谷灣式海岸，它的東邊是稱為千羽海崖的斷崖地形，在斷崖的盡頭，就是以紅蠣龜產卵地著稱的、廣闊的大浜海岸。

目光投向海的遠方，可以看見許多小舟結束了當天的漁獲作業，乘著白浪急忙趕回家，而市街前方的牟岐線鐵道上剛好有一列電車點著燈光緩緩駛過，彷彿與遠方的漁船互相呼應著。

我在寺院區的長椅上坐下來，一邊眺望著日和佐的風景，心裡突然浮上「俗世」這個詞，胸口竟溢滿一股溫熱，這份情感是來自一種世事無常的感慨，因為眼前這「俗世」，讓我想起父親、母親以及哥哥都曾經居住在這裡，現在都已不在，同時，想到自己也不是永久可以在這裡長存，現在不過是暫時棲身著，最後也不得不與這暫時的居所告別。在這